

中外科科幻故事丛书

大胆假设

本书编委会编



I14
155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编委章

藏书章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胆假设/《中外科幻故事丛书》编委会编.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学校图书馆装备用书

ISBN 7-80112-029-9

I. 大…

II. 中…

III. 科学幻想—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114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东厂胡同1号 邮编:100006)

保定市西城胶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875

2003年4月第3版 2003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 78千字 印数: 0001—3000

(每套50本) 总定价: 380.00元

目 录

- 珊瑚岛上的死光 童恩正 (1)
- 消声器事件 (英) 克拉克/杨桦 (8)
- 在北极底下 顾均正 (25)
- 沙漠之光 (苏) 叶菲列莫夫/严永兴 (50)
- 愤怒的幻影 (日) 竹本健治/徐萍飞 (78)

…… 魔涛汹涌，一个巨浪把我托起来，另一个巨浪又把我压下去。又苦又咸的海水呛得我透不过气来。幸亏我在飞机上穿好了救生衣，海水才没把我吞没。仅仅过了几分钟，两架直升飞机出现在“晨星号”飞机残骸的上空，几个蛙人沿着悬梯向下爬，他们显然是在寻找我的踪迹。天色昏暗下来，蛙人没有找到我便匆匆离开了。我把密封的皮包紧紧地缚在腰带上，在大海里一直飘流了两天一夜。第三天，我游进一个海湾，这里海水清澈如镜，水底隐约可见白色的、美丽的珊瑚。前面是一个小岛，我拼着最后一点力气向岛上划去。突然，一条重达称为“海中猛虎”的大鲨鱼向我扑来，我感到浑身冰凉，惊叫了一声，等待死亡的来临。这时，一阵热雨泼我一身，我周身滚烫，只见前面的鲨鱼身上迸发出耀眼的光，周围的海水急剧气化，并发出劈啪的爆裂声，鲨鱼的白色肚子翻了过来……

珊瑚岛上的死光

我驾驶的双引擎飞机“晨星号”在太平洋上空被神秘地击落了。当时飞机机件运转正常，在出事的空域内又没有任何飞机和导弹出现，飞机却突然在800米高空处发生爆炸，燃烧的机体迅速下滑，只听霹雳一声，机翼上出现一道锯齿形闪电，“晨星号”四处起火。在危急中，我抱起密封皮包，跳出飞机舱外，坠落在大海里。

海涛汹涌，一个巨浪把我托起来，另一个巨浪又把我压下去。又苦又咸的海水呛得我透不过气来，幸亏我在飞机上穿好了救生衣，海水才没把我吞没。仅仅过了几分钟，两架直升飞机出现在“晨星号”飞机残骸的上空，几个蛙人沿着悬梯向下爬，他们显然是在寻找我的踪迹。天色昏暗下来，蛙人没有找到我便匆匆离开了。我把密封的皮包紧紧地缚在腰带上，在大海里一直飘流了两天一夜。第三天，我游进一个海湾，这里海水清澈如镜，水底隐约可见白色的、美丽的珊瑚。前面是一个小岛，我拼着最后一点力气向岛上划去。突然，一条被人称为“海中猛虎”的大鲨鱼向我扑来，我感到浑身冰凉，惊叫了一声，等待死亡的来临。这时，一阵热雨溅我一身，我周身滚烫，只见前面的鲨鱼身上迸发出耀眼的光，周围的海水急骤气化，并发出劈啦的爆裂声，鲨鱼的白色肚子翻了过来……

我不知什么时候被人抬到一间华丽的房间里。当我醒来的时候，房门推开了，一个头发斑白、阔额高鼻的老人走了进来。我没有暴露自己的自份，只说自己是乘船的旅客，途中不慎落入水中。那老人让我好好休息，并领我观看了小岛。小岛上有一幢白色房屋，房顶上装有不同类型的无线电天线，还有自动化潮汐发电站。小岛前面是一湾湖水，湖底铺着白色细沙，周围长着一排椰子树，高大的剪影衬托在蓝天白云下面，显得清丽妩媚……我欣赏着小岛的美景，心中不由升起疑团：这位温文尔雅的老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是谁把小岛建设得如此现代化？那老人仿佛看出了我的心事，凄然一笑，讲起了他的经历：

他出生在日本的一个华侨家庭。在小学读书时，他幼小的心灵就被打下了战争的烙印。后来他留学 A 国，专攻晶体物理学，在激光研究中表现出很大的才能，毕业后应聘到一个研究机关，成为令人尊敬的马太博士。他研制成功了激光测距仪，不料这项发明被用于军事上，开始为战争服务。马太博士立即提出抗议，A 国政府却把他当成心理变态者，把他送到精神病院。此时，大学时期的同学布莱恩知道他的遭遇后专程从欧洲赶来， he 现在是欧洲洛非尔电子公司的副经理。他来到马太博士身边大骂 A 国政府的腐败，自称是和平主义者。布莱恩专门在太平洋上一个秘密的珊瑚小岛上为马太博士建立了完备的实验室和发电站，让马太博士潜心进行激光研究实验，并给他配备了助手罗约瑟，还有一个马来仆人阿芒。马太博士在这里默默钻研了整整十年，他的发明被布莱恩拿去做什么，马太博士一点也不知道。

现在，他的助手罗约瑟到日本休假去了，阿芒是个哑巴，

他每天料理好主人的生活后，常常独自坐在礁石上，用笛子吹奏一些古老而忧郁的曲子。马太博士很忙，整天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我闲得无聊，便打开电视机，观看新闻。电视里，我发现科学界的朋友对我的突然失踪非常关注，他们把“晨星号”飞机失事和海上某国在太平洋活动的舰队联系起来，这不禁又使我想起自己的惊险遭遇：

我出生在南太平洋S国的一个华侨家庭。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华人教授赵学谦的私人实验室工作。他潜心研制了一种小型高效原子电池，许多大公司都提出要购买专利，价格高达几十万、几百万美元。这些都被他拒绝了，他想把自己的研究献给祖国，当得知我准备回国的消息时，他十分激动。我离开他的前一天，赵教授特地为我举办了一个小型宴会，夜里12时宴会才结束。赵教授让我上二楼休息，他走进自己书房，像往常一样还要工作两小时。凌晨两点，响起两声刺耳的枪声，我冲到楼下，只见赵教授躺在地毯上，脸色苍白，断断续续地说：匪徒要抢高效电池图纸，已经被烧了，你赶快把电池样品带回国去……他话未说完，便停止了呼吸。我把高效原子电池样品装进密封皮包，乘坐赵教授私人飞机“晨星号”准备飞回祖国，谁料在太平洋上空，竟被神秘地击落下来，飘泊到这小岛上……

马太博士兴致勃勃地走进房间，阿芒端来奶油蛋糕，上面插着十支红蜡烛。我以为是马太博士的生日。他笑了笑，原来马太博士每一次取得科研成果，阿芒都送上一盒奶油蛋糕，插上一支红蜡烛。今天是马太博士在岛上取得的第十项科研成果，我刚斟上一杯酒向他祝贺，不料他像发现了什么似的，急忙向墙上挂着的剂量仪奔去：“你带有什么放射性东西吧？”

他狐疑地问，我只好把带有高效原子电池的事讲了。他立即兴奋起来，感叹地说，如果这个电池和他的激光掘进机连在一起，马上可以使世界上的采矿、隧道、地下工程施工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将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他顾不上饮酒，便把我领进他的实验室。在操纵台的不锈钢架上，放着一台激光器，它输出的能量比一般激光器要多若干个数量级，任何坚硬的金属和岩石，在这种激光的照射下都将直接气化。以后，人类凿穿地下岩石，将比快刀切奶油还容易。他又打开了激光全息电视，从屏幕上看到了：在珊瑚礁畔，那天他正在做实验，发现鲨鱼向我扑来，便使用激光器瞄准了鲨鱼，把它杀死了。马太博士说他使用激光器只去杀死那些将给人造成危害的鲨鱼，从来不去伤害任何一个人。他又讲起他发明过的一种强力微波震荡器，它可以产生一束极窄的无线电波，从而在远距离的目标上造成电火花，他已把这项发明交给了布莱恩的洛非尔公司。

我眼前突然一亮，“晨星号”恰巧是被这种闪电击落的，我不禁失声惊叫了一声。马太博士问我怎么了，我便把赵学谦教授和我的“晨星号”的遭遇都告诉了马太博士。他听后踉跄几步，颓然跌坐在椅子上，脸色苍白，痛苦地捂着胸口，他的心脏病突然发作了。阿芒赶紧为他注射了药，马太博士才清醒过来。此时他已恍然大悟，是布莱恩把他困在孤岛上，把他塑造成一个单纯的科学工具。马太博士紧紧握住我的手，他说再也不能受人欺骗了，决心保住这次研制激光掘进机的秘密。他让我和阿芒把这架机器抬到他的寝室里。

黄昏，远处海面上驶来一艘军舰，从上面飞过来一架直升飞机。马太博士让我躲在他的寝室里，我透过玻璃窗可以

看见外面发生的事情。从飞机上走下来了布莱恩、罗约瑟，还有一位海军军官和六名水兵，他们缓缓走来，夕阳在他们前面投下长长的阴影，紧张的气氛笼罩着这恬静的小岛。

马太博士径直向布莱恩走过去，大声责问他前不久击落“晨星号”飞机的事，痛斥他背弃了把发明用于和平的诺言。那个叫沙布诺夫的海军军官连忙辩解，说是用强力微波震荡器改装的空间放电仪武器，击落了一架贩毒集团的飞机，这是用于和平活动。布莱恩假模假样地安慰了马太博士一番，说他知道马太博士的激光掘进机的设计已经完成，公司准备大批生产。还说这个小岛已引起了别的国家的注意，今天晚上要把小岛炸掉，他们要把马太教授带到欧洲某深山里，在那里建造了一个更为完备的实验室。

马太博士胸中燃烧着怒火，悔恨在咬噬他的心。直到今天，他才看清布莱恩的真实面目，他大叫了一声：“你们这样狠毒……”话未说完，他的心脏病又发作了，马太博士沉重地倒在地上。

我目睹了眼前的悲剧，感到热血沸腾，肝胆俱裂。这时沙布诺夫一句话，使我冷静下来，没有冲出去。“真遗憾，如果弄到高效原子电池，那样激光掘进机就可以变成随身携带的武器了。”无意中，我不知把什么东西碰了一下，发出很大的响声，布莱恩警惕地向我这边走来。如果他发现了，那么高效原子电池和激光掘进机都会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我向四周望了一下，连根棍子也没有。我紧张得遍体流汗，心房狂跳，不知怎么办才好。布莱恩正要打开房门，这时响起一声只有哑人才能发出的伤心透顶的叫声，是阿芒从房间里冲了出去，他像一头雄师扑向布莱恩，有力的拳头把布莱恩

的半边脸都打肿了。水兵们把阿芒拖走，远处传来枪声，阿芒踉跄地向大海方向走了几步便扑倒在地上，愤怒的眼睛圆睁着，把沙布诺夫他们吓得直往后退……

直升飞机驾驶员匆匆跑来，报告说N国科学家调查“晨星号”飞机下落的船只已经接近小岛。布莱恩命令罗瑟夫从实验室保险柜里取出激光掘进机的设计图，然后命令沙布诺夫和水兵在小岛上安放核爆炸装置，准备把马太博士和这个小岛一起炸掉。

布莱恩和沙布诺夫等人登上直升飞机，飞到海面的军舰上。我跑出门来，把马太博士扶回房间，守在他的身边。这时，明亮的月光从窗口射进来，四周万籁俱静。海湾上，一艘小艇正在水面飘荡……

马太博士没有死，他呻吟了一声，微微睁开眼睛，紧握着我的手，热泪纵横。当他知道布莱恩已经拿走了图纸，杀害了阿芒，逃到了军舰上，他不知哪来那么大力量，挣扎着坐起来，指着放在屋角的激光器，让我把它推到窗口。马太博士熟练地接通高效原子电池，将激光器强度调到最大值，激光器射出的光虽然目不可见，但它却带着可怕的能量射向远方，如同一柄复仇的利剑，划破寥寂的夜空。

远处海面上，军舰开始启航，它的身影逐渐消失在水面的雾气中。激光器发出的光束接触到的海面上，海水爆裂着，蒸气翻腾而起，遮蔽了月光。最后，马太博士终于把光束对准了军舰，光芒一闪，一声剧烈的爆炸，军舰在浓烟和烈火包围中下沉了……

这时，马太博士像是耗尽了最后的力气，身子向旁边一歪，头低垂到胸前，他死了，脸上浮着微笑。我用白被单盖

消声器事件

给你这么一说，倒真有些怪，为什么凡是和教授作对的人到头来总是自己倒霉。不过，你说这话的意思似乎是教授一定采用了什么不正当的手段，这样对教授就有点不公道了。他可真是一位好心人。除非万不得已，他就连一只苍蝇都不会去伤害的。我倒不是说他软弱好欺，不好斗，但是他和别人斗起来总是光明磊落，绝不搞小动作、耍小手腕。你说的那件事也许是一个例外吧。不过你也应该承认罗德里克爵士实在是自讨苦吃、咎由自取。

我第一次遇见教授的时候，他刚刚离开剑桥大学，正在为使公司能继续偿付债款而艰苦奋斗。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一定也有些后悔，后悔不该脱离学术界而进入坎坷不平、风大浪险的工业界。但是有一次他曾跟我说，他现在很高兴，因为他生平第一次能真正施展自己全部的才智。我参加电子产品有限公司工作的时候，公司仅刚够支付开销。我们经营的主要产品是哈维积分电路，就是那种小巧的电子计算器。这种计算器能够进行微分分析仪的一切运算，而成本仅为后者的十分之一。它在大专院校与科研机构中销路一直稳定。对于教授来说，它至今仍然可以说是他的得意杰作。他不断加以改进，几周之内，经过他改良的十五型新产品就能上市出售了。

不过，在那个时候，教授仅有两笔资产。首先，学术界对他友好的。他们觉得他也许是疯了，但在私下，他们还是佩服他的胆量和勇气。他在卡文迪希学院的老同事们一直为他的产品叫好，帮他作广告，而教授则利用他这些旧关系一文钱不花，免费作了大量的研究。他的第二笔资产是和他打交道的企业家们的思想观点。那些人认为，一个过去曾在大学任教的教授，对于企业界的种种诡谲狡诈的手段，肯定是一窍不通的，无知得象刚出娘胎的小毛娃娃。当然，这一点对于教授来说恰恰是正中下怀，他就希望他们这么看他。而有些可怜的傻瓜们至今还抱着这种可悲的观点不放。

罗德里克·范登爵士和教授就是为哈维积分电路第一次发生冲突的。你也许没有见过哈维博士。他可真是不可多得的人物，是人们心目中所想象的科学家的活典型。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天才，但是他是那一种应该锁在实验室里，每天有人通过窗洞给他喂饭吃的天才。罗德里克爵士利用哈维这样无依无靠的科学家，经营着一种蓬勃发展的事业。当他经营的大多数其他行业，由于国家控制而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他转而专门鼓励奇特的发明创造。一九五五年颁布的私人企业（限制）法就曾试图这么做过，不过这与罗德里克爵士心目中想的根本是两码事。罗德里克爵士首先竭力钻了免税条款的空子，逃避纳税；同时又通过攫取类似哈维这样傻呼呼的发明家的基本专利权，来控制工业界，使工业界成为他敲诈勒索的对象。有人曾经把罗德里克爵士称为拦劫科学家的强盗，这顶帽子对他实在再适合也没有了。

哈维把他的积分电路专利卖给我们后，就回他的私人实验室去了。我们只是在一年后才听到他的一些情况。那时他

在《哲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描述能求重积分的绝妙的电路。教授有好几个星期没有见到这篇论文，而哈维当然也想不到去提这件事，因为他当时又在忙别的研究了。然而这一耽搁却坏了事。罗德里克爵士手下有一帮专事刺探消息的人，他出钱雇他们，专门让他们给他提供技术性的意见。这伙人中有一个用威吓利诱的手法让可怜的哈维把他新发明的电路全部卖给范登企业公司。

教授自然是气疯了。哈维本人也意识到干了蠢事，自己感到非常的悔恨。他答应今后没有和我们商量之前，跟谁也不签什么合同了。可是悔恨有什么用呢，电路已经落到罗德里克爵士手中。罗德里克爵士紧紧抓着他，不择手段搞到的这个电路，等着我们自己乖乖找上门去求他，因为他知道我们别无他法。

我真希望我能参加教授与罗德里克爵士的那次会见。遗憾的是教授坚持由他自己一个人去。大约一小时以后，他回来了，看上去又激动又烦恼。罗德里克这个贪婪的老家伙对哈维的专利竟要价五千镑，而这差不多近乎我们那时的透支的数目。我们猜想教授和爵士分手时一定很欠礼节。事实是，他跟罗德里克爵士说叫他进地狱去，并且把他去地狱的大致安排也给他粗略的描绘了一番。

教授消失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然后我们就听到他的办公室里砰砰蹦蹦一阵响，接着他戴着帽子穿着外衣走出了办公室。

“这儿憋得慌，”他说。“我们到城外去吧，这儿西蒙斯小姐会照顾的，走吧！”

我们对教授的习惯都已经很熟悉了。从前我们曾认为他

的这些脾气很古怪，可是现在我们熟悉多了。在某些关键时刻，干脆离开城市到乡间去一趟常常会有奇迹般的效果，可以绰绰有余补偿牺牲的办公时间，何况这又是夏末的一个下午，风光明媚，景色宜人呢。

教授驾驶着那辆大型的阿尔维斯牌车——这是他唯一的一件豪华而又必要的私产——沿着新开的西部大公路驶去，一直开到城的尽头，然后打开直升飞机的发动机，爬到半空，这时机下纵横百英里的英国乡村尽收眼底。希思罗机场的白色跑道也清晰可见，一架三百吨位的大班机正向着跑道降落。

“我们上那儿去呀？”乔治·安德逊问道。当时他是公司的总经理。我们当中还有保尔·哈格利弗斯，你不会认识他的，因为几年前他到威斯汀豪斯公司去了。他那时是生产工程师，而且是工程师中最优秀的工程师之一。他也非得是一位优秀工程师不可，否则就无法跟得上教授。”

“到牛津去怎么样？”我建议说。“那儿和那些人造卫星城不太一样，可以换换口味。”

就这样，大家都同意到牛津去。可是我们还没有到牛津，教授看到了几座景色秀丽的山头，他就又改变了主意。于是我们的直升飞机就降落在一片平坦的草地上，由此可俯视一条长长的山谷，整个地方看上去就象从前某个私人大庄园里的一块地方，这时天气十分炎热，我们从直升飞机机舱里爬了出来，把穿不住的衣服扔得到处都是。教授则把他的外衣小心翼翼地铺在草地上，蜷曲着身体躺在上面。

“到喝茶的时候叫醒我，”他说。五分钟后他就睡着了。

我们几人轻声地聊了一会，不时地看他一眼，生怕把他给闹醒了。他睡着时，脸部放松，显得出奇的年青，可是人

们很难料到面具后面正在捉摸着一二十个复杂的计划——其中有一个就是怎么把罗德里克·范登搞垮。

后来我们大概都打瞌睡睡着了。那天下午四周静悄悄地，那些虫子也都热得叫不动了，周围的群山都被烤得闪烁发光，天气的闷热简直好象看得见、摸得着似的。

突然，我耳边似乎有一个巨人在吼叫，把我吵醒了。但我还继续躺了一会，迷迷糊糊地看了看是什么东西那么闹。其他几个人也都跟着一个个醒了过来。大家都很恼火地看看周围。

在两英里远的地方，就在山谷的另一头，有一架直升飞机在一个小村庄的上空飞来飞去。它正在向手无寸铁的村民狂轰滥炸，只不过它扔的不是炸弹，而是竞选的宣传品。每隔几分钟一阵阵变幻不定的风把竞选演说刮到我们的耳朵里来。我们躺了一会儿，想判断出究竟是哪个党犯下这一滔天大罪，可是因为扩音器只是一个劲儿地颂扬一位叫斯努克斯先生的美德，所以我们几个人谁也没弄清楚。

“斯努克斯先生休想得到我的选票。”保尔气呼呼地说。

“什么作风！这家伙肯定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他差一点就给安德逊扔过来的鞋击中。安德逊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信徒。

“也许是老百姓请他来演讲的，”我说，我知道这种说法也不怎么能使人信服，只不过想使大家平静下来罢了。

“我不信，”保尔说。“不过我所反对的是这种事情所涉及的原则。这种做法——这种做法让人不得安宁，简直是侵犯人权，就好象在空中写广告牌一样。”

“我并不把天空看作是私人的财产，”乔治说。“可是我明

白你的意思。”

我记不得这以后大家是怎么继续争论下去的，不过最后大家转而泛泛地讨论起令人讨厌的噪音问题，并特别讨论了斯努克斯先生的例子。保尔和乔治两人都平心静气地望着直升飞机。不一会乔治说：

“我所希望的是，只要我愿意，我能随时竖起一座音障来。我一直认为塞缪尔·柏特勒发明的在帽子上弄两个护耳朵的帽瓣倒是一个好办法，只是效果可能会不太好。”

“我看在实际中还是有效的，”保尔回答说。“即使最惹人讨厌的唠叨鬼每一次走近你，你就装模作样地往耳朵里塞耳塞，那他也会有点泄气的。不过设音障的想法非常有意思，可惜要设音障必须消除空气，而消除空气却又不实际。”

教授一直没有参加大家的谈话。事实上他好象又睡着了。突然他打了个大呵欠，站了起来。

“该喝茶了，”他说。“上迈克斯店去吧。弗雷德，这回该你掏腰包了。”

大约过去了一个月以后，教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由于我是负责给他搞宣传和一般联络工作的，他通常总是把他的新想法先给我说说，看我是不是听得懂，是不是认为这些想法有用。哈格里弗斯和我常常努力让教授如脱缰野马似的思想能有所控制，使教授的所做所为切合实际。不过我们也并不总能说服他的。

教授先开口问：“弗雷德，你还记得那天乔治说的音障这回事吧？”

我想了一会儿才记起这件事。“噢，有这回事，不过这种想法十分荒唐，你一定不会把它当一回事吧？”